

# 一见你就笑

YI JIAN  
NI  
JIU XIAO

爱喝水 /著



女追男，难！“哑”女追男，更难！“哑”女追男神，难上加难！

社交障碍女

冉夏凉

杠上神秘校草

晏弋

倒追路上披荆斩棘。  
血泪横飞！

有朝一日遭遇  
校草“反追求”

好惶恐！好无助！

“你有病吗？”

“我是有病啊，  
好多年了！”

《花火》杂志火爆连载！

看社交障碍女和神秘校草男的  
“治病之路”，如何萌动校园！

# 一见你 就笑

YI JIAN  
NI  
JIU XIAO

爱喝水 /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见你就笑 / 爱喝水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489-7

I. ①一… II. ①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7162号

书名	一见你就笑
作者	爱喝水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	花火工作室(长沙)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丽
文字编辑	张靓
责任监制	刘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ppm.cn">http://www.ppm.cn</a>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178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4年10月第1版,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489-7
定 价	26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 
录

001 < Chapter1  
一块“板砖”引发的奇遇

013 < Chapter2  
女追男，隔张嘴

027 < Chapter3  
生性记仇真可怕

042 < Chapter4  
追求与反追求

056 < Chapter5  
有一个关于曼弋的秘密

071 < Chapter6  
见与不见，他们都在那里

082 < Chapter7  
一失足成腿骨裂

095 < Chapter8  
欢乐的“同居”生活（上）

107 < Chapter9  
欢乐的“同居”生活（下）

119 < Chapter10  
生日大冒险

130 < Chapter11  
外国活宝登场

目  
录

- 143 < Chapter12 天马流星雨
- 157 < Chapter13 我离秘密如此之近
- 169 < Chapter14 为执着而执着
- 182 < Chapter15 这下误会闹大了
- 194 < Chapter16 绝不能变笑话
- 206 < Chapter17 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一辈子都不会做了

217 < Chapter18 分手情侣温泉之旅（上）

230 < Chapter19 分手情侣温泉之旅（下）

242 < Chapter20 他的过去

253 < Chapter21 表白即分手

266 < Chapter22 视线以外，思念以内



Y I F A N N I T U X I A O

Chapter 1

一块“板砖”引发的奇遇





当一块急速飞驰的板砖朝我砸来的时候，我以为，我十八年的短暂生命，会就此终结在一场校园围殴事件中。而我，仅仅是一名被无辜波及，且不明真相的普通女学生。

板砖飞来的一瞬间，我很不孝，脑海中没有闪过含辛茹苦将我拉扯大的父母，也没有闪过这些年来做过的好人好事，唯一出现在眼前的是——顾迅那张英俊到销魂，销魂到灵魂出窍的脸蛋。

去你大爷的顾迅，你为什么要在昨天向全世界宣布你和裴薇正式在一起了？校花校草在一起，了不起啊？很值得拿出来炫耀吗？非得得到同学的祝福，你们才会幸福吗？

我是没有裴薇漂亮出众，性格开朗，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宣布我出局玩完了？

我知道我有病，社交障碍而已，我已经在积极配合治疗了，比如不敢参加社团，就改混同乡会……

可为什么我的第一次同乡会活动居然是聚众斗殴？！为什么莫名飞起的板砖偏偏向我砸过来？

算了，还是回到我头顶上方那块不依不饶的板砖。它奋不顾身、勇往直前的劲头深深震慑住了我，令我无从躲避，只好怔怔地望着它向我逼近，以及越来越近……

“哎哟！”

很好，板砖以完美弧度临空坠落，而我则被一只不知来自何方的大手推倒，同样姿势“优美”地摔了个大屁蹲儿。尽管如此，我依然无法成为视线的焦点，因为本次事件的中心人物走了出来。

“你们误会了！”

娇莺初啭的声音，配上苏童清秀可人的长相，可真不愧是同乡会里女神一般的存在。她此言一出，闹哄哄的人群顿时安静，所有的目光如磁石般被她吸引过去。

据通知我参加的老乡说，此次活动的起因是某位追求苏童的学长，因长期

努力而始终不得，于是怀恨在心，恶意散播不实不雅消息，妄图破坏苏童的名誉，以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，满足他“得不到，就将其毁灭”的变态心理。

要知道，我们同乡会可是全校最团结的会，最友爱的会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的事就是大家的事。欺负我们的女神，就是欺负我们。我们百来号人，能受欺负吗？所以，义愤填膺的知情者热烈号召老乡们参与其中，也把我这个不知情者给号召来了。

老乡明明只是说，友好约谈当事人。我想着，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走出社交障碍的第一步，怎么也不能错过第一次活动。兴冲冲赶来，为何结果却如此这般不友好？也没谁来扶我一把，关心关心我这个老乡。

我揉着屁股站起来，焦点人物苏童又发话了：“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散播谣言的不是潘岳朗，是喜欢他的一个女生。这件事与他无关，各位老乡不要为难他。”

苏童说着，美眸扫过对面某位魁梧壮实的男生。他脸一红，眼神一闪，必是潘岳朗无疑。潘岳朗正要开口，苏童的目光已迅速转移到他身旁另一个男生身上，如花似水般温柔的笑容瞬间绽放于她脸上。

“潘岳朗，不好意思。我喜欢的人，其实是……晏弋。”

什么？关系这么复杂！

我眨着眼睛好奇地望向苏童口中的晏弋，高高帅帅，白白净净，果然有赢得女神青睐的资本。我也瞬间明白了，为什么来参加约谈活动的女生比男生多——本来散布四处的女老乡们，眨眼间已经聚拢在晏弋周围，个个难掩欣喜之色。

晏弋似乎并不意外苏童的惊人之语，神情淡然得好像根本与他无关，甚至对女神迷人的笑容也丝毫不为所动。他只是微微侧过身，漫不经心地抬眸，像在寻找什么，最后目光竟然定在我这儿，随即轻声开口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啊啊啊！关我什么事，为什么要用我来转移话题？大家都在看你，你为什么要看我？我才刚刚开始自主治疗社交障碍啊！

像有团棉絮卡在喉间，我憋得手心冒汗，感觉晏弋的直视是无数根烧红的小针扎在我身上，又烫又痒又疼，难受至极。



习惯性地大脑缺氧空白一片，我张着嘴却吐不出半个字，急得直想掉头逃跑。关键时刻，一道靓丽的身影闪至我身前，严丝合缝地挡住了已经微露出不解神色的晏弋的目光。

紧张情绪一消失，我长舒口气，想对女神苏童的及时出手相救聊表感谢，只听她又对晏弋道：“晏弋学长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要追求你。”

原本安静的人群再次骚动起来，男生扼腕，女生吸气，像被苏童的话炸开了花。这一场景仿佛又带我回到昨天晚上，顾迅同样的一句“正式宣布”，也把他所在的高中班QQ群弄得沸反盈天。

这世界怎么了？好像一眨眼所有人都开启恋爱模式，欢天喜地。而我，依然是那个连开口和男生说话的勇气都没有的人。

失落与挫败感汹涌袭来，埋下头，迈开步子离去，我会找个角落暗自神伤。

“喂，你是不是摔傻了？”

一双干净的黑色板鞋出现在我低垂的视线里。我停步，愣愣地抬起头，晏弋微笑着站在我面前，语气里似乎带有一丝调侃意味。

心理障碍是顽疾，不会因为心情不好就不发作。如鲠在喉，我说不出话，也不想说话，草草摇头，侧身挪了半步又刹住车。

不行！我参加同乡会的目的不正是克服社交障碍，突破自我吗？走不出心理阴影，难道我要做一辈子“哑巴”，眼睁睁地默默送别我生命中一个又一个“顾迅”，然后孤独终老？

NONONO！我不要做老女人，我要改变自己，从现在开始！

昂起头，我鼓足勇气与晏弋对视，担心自己胆怯退缩，于是憋着一口气，眼睛眨也不敢眨，越瞪越大。一股渴望突破的小火苗从胸腔里蹿出来，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至少可以对他说一句话——

“板砖谁扔的？”

至此，一场一触即发的校园斗殴事件，在被女神苏童的一句话成功化解后，又因我一句发自肺腑的呐喊，彻底沦为一场爆笑喜剧。虽然这句话对我而言，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、里程碑式的、值得载入史册的重大成就！

等不及嬉笑的人群散去，我脚底生风朝宿舍飞奔。跑到半路接到死党段青青的电话，她来自大洋彼岸阳光沙滩的声音听来一点也不温暖怡人。

“亲爱的冉夏凉，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你的名字一样，大夏天拔凉拔凉的？不过，我衷心恭喜你，终于可以彻底脱离暗恋苦海啦！”

无所谓地哼笑了之，我对着手机拼命逞能：“你错了，我一点也不难过。恋爱而已嘛，又不是结婚。再说恋了可以分，结了还可以离，顾迅和我冉夏凉之间只要不是性别不合，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。”

“得了吧你，你病治好了吗？别提表白，你敢跟他说句话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，我不是已经加入同乡会，积极融入人民群众了吗？”

“那不管用，你病情太重，需要激烈疗法，比如找人一对一单练。”

“什么意思……”

话没问完，肩膀被人轻拍了一下，我条件反射地回过头，当即难以置信地愣住了。刚刚才被女神苏童高调宣布展开追求的晏弋，此刻居然站在我面前，俊逸非凡的一张脸上笑意浓浓，好像跟我很熟，认识很久一样。而且他悠悠闲闲的样子，更像是在光明正大地一路尾随我。

“原来你叫冉夏凉。”

我不是原来叫冉夏凉，我从来都叫冉夏凉。

他自上而下打量我一番，慢慢地点着头道：“跑得这么快，看起来你应该没事。”

只要你不跟我说话，我保证可以一直没事。

接着仰仗身高优势，他又抬手自然熟练地轻抚了抚我的头：“没事就好，我走了，再见。”

直到晏弋挺拔的身影走远，我还愣在原地，僵硬地摸着刚才被他碰过的头发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莫非这蔚蓝色星球上，除了有我这种没法和男生相处的社交障碍，还有他那种可以与陌生女生无障碍相处的障碍？

段青青所谓的“激烈疗法”，我似乎略懂了。



女神苏童宣布追求晏弋的消息一传开，晏弋的背景资料立刻就在同乡会微信群里被扒干净了。

晏弋，男，二十岁，本地人，机械与车辆学院，车辆工程专业二年级。孤陋寡闻的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学校还有专门研究汽车的学院和专业。大概混得好的造汽车，混得一般的卖汽车，混得差的修汽车吧。

而晏弋凭借其自身优越的先天条件，比如帅这种出众的外在条件，又比如成绩好这种丰厚的知识底蕴，闻名整个学院，乃至整座校园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曾当众向他表白，并展开追求的女生不下百人，其中也不乏像苏童这样女神级别的女生。只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前仆后继的女同胞们的成功率始终未破零。

种种事实表明，如果至今单身的晏弋性向正常，那苏童注定将面临一次无比艰巨的挑战。本着女神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的指导思想，同乡会里自然有不少热情的老乡为她出谋划策，贡献共享出大量晏弋的作息信息，包括他的课程表。独家贡献出此课程表的老乡以人格保证，经过她长时间不懈地收集分析，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。那百分之一的不确定率，则完全取决于晏弋的出勤率。

为向老乡无私的奉献精神致以崇高敬意，我不落人后，也默默复制保存了一份。

经过再三考量，我相中《汽车底盘控制技术》这门课展开行动。一来，我以为汽车底盘和方向盘一样重要，晏弋应该不会逃课。二来，上课的地方是间阶梯大教室，我混在其中也不会太显眼。可眼看离上课时间只有不到十分钟，偌大的教室里才稀稀落落坐了十来个人，显得我不仅脸生显眼，而且特别与众不同。

因为，我是全教室唯一的女生。

十几双眼睛里齐刷刷射过来的全是异样光芒，一夜辗转反侧下定的决心，绝不能轻易临阵脱逃。我深吸口气，佯装无事地抱起书包，迈着从容脚步，从最后一排直接走到第一排坐下。

各位随便看，我没长眼睛的后背就是我最坚硬刚强的后盾，最固若金汤的壁垒。

屁股一沾座位，只听砰的一声闷响，旁边隔三个座位的某男生将一本书重重地扣在桌上。他目不斜视地冷哼着，推了推鼻梁上厚重的黑框眼镜，明摆着在对我表示不满。

大概是个学霸式的人物，觉得我等闲杂人士扰乱课堂了吧。

我语言交流有障碍，肢体语言还是比较丰富的，慢悠悠地从书包里掏出本书往桌面上一摁。鄙人其实也是来学习的，只不过学习内容和你不一样罢了。那边的学霸一愣，又摸出本半个拳头厚的书铆着劲撂下，同时加重鼻间呼气叫嚣声。我也毫不畏惧，双手抱出重量级的硬壳英英牛津大辞典，课桌微颤，陈年老灰都激情飞扬了。

我是学英语的，随身背字典属于专业习惯。你不是学汽车的吗，有本事抬出辆汽车，我一准心服口服。

学霸终于被我刻苦用功的学习态度所感动，黯然地一头扎进书本里。跟他这一较量，我原本忐忑的情绪暂得缓解，居然没那么如坐针毡了。我跷起二郎腿，信手翻开大辞典，看着书里的，想着自个儿的。

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敢问晏弋这场东风何时才会刮过来？不会这么巧，他逃课了吧？

想着，身旁座位有人倏地坐下。我扭过头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晏弋。他穿着件条纹针织外套，露出里面的白衬衫，领子干净如雪。好像早知道我是专程等他，晏弋嘴角扬笑，感激我般道：“冉夏凉，谢谢你帮我占座。”

放眼望去，除了我、晏弋、学霸，整间教室前五排人烟罕至，五排以后人丁单薄，零星的人脑袋像随意洒落其中的芝麻点。何止占座，我想占地为王都成。

后排不远处还有张似曾相识的脸，正冲我笑得发人深省。我莫名一皱眉，他干脆竖起大拇指。我这人经不起表扬，一表扬就不自在，毛骨悚然的。晏弋朝他点头打完招呼，又跟先知似的问我道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屏气凝神重重点头，我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本子和笔，开门见山地写下几个大字：“我想追你。”

人生在世不称意，再不突破底线挑战极限，后半辈子没指望了。



我的心在跳，他也一定看见了我的手在抖，却并不惊讶，偏头，闲散地一手托腮，黑漆漆的眸子盯着白纸黑字，似沉思，更似发呆。

人红嘛，被人表白多了，早习以为常。我揪着一颗高高悬空的心，善解人意地等了他几分钟，不见回应，又开始惴惴不安。

我的表白来得有点唐突不假，是生是死，你大可直接给句准话，让我尽早投胎转世，再另寻目标啊！

耐心地又等了会儿，他终于抽走我攥在手里的笔，在我的豪言壮语下面轻轻地打下一个问号。

想问我为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告诉你，我想拿你当练习对象，等治好了社交障碍，又习得一身“女追男”的好本领后，直奔终极目标顾迅，对他展开一场奋不顾身的追求。

如意算盘打得好，我给了晏弋一个“明知故问”的表情。接过笔，当然不可能编些“我喜欢你，一见钟情爱上你”之类虚伪的假话，虽然他确实拥有令人想入非非的外貌，可我打算写……

“同学们，现在开始上课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一开口，彻底打断我原本顺畅的思路。我哀怨的眼神不自觉地瞄向讲台，正巧对上老师巡视下方的目光。老师似乎没看清我，定了定，探出身子问：“这位女同学是来旁听的吗？”

一定是我面前的牛津大辞典营造出了我勤奋好学的假象，于是我从善如流地点点头。

老师放下手里的讲义，沧桑眉目间感慨万千：“现在对机械车辆感兴趣的女同学不多了。”又朝我招招手，慈祥笑着说，“来，站起来跟同学们说说，你对汽车底盘有什么了解？”

呃，不会吧，谁会对四个轮子的铁皮箱子感兴趣？也许将来我有可能对铁皮箱里的人感兴趣，但现在我只对身旁的晏弋有兴趣而已。

我被问蒙了，心虚腿软，根本站不起来。老师以为我害羞，更加慈爱地鼓励我道：“不要怕，回答错了也没有关系。”

这种口头禅式的谎话，我打小听多了。可这边是晏弋好整以暇的笑，那边是酒瓶底学霸幸灾乐祸的笑，骑虎难下，我决定再相信老师一次。

扶着桌子慢腾腾站好，咽下口水润嗓子，我硬起头皮，嗫嚅道：“我认为，底盘是用来放脚的。”

然后我说完了，全教室笑开了，老师无语了，无奈地摆手请我坐下，叹着气翻回讲义。我内疚得想自绝，还是接着当学校里没机械与车辆学院存在吧。

出师未捷先当众出洋相，我大失心情，难以继续和晏弋之前的话题，坐得太靠前也不好先行离场。

兴许被我这块朽木刺激大了，老师讲课格外卖力，声情并茂，口沫横飞，好像要把几十年来的教学热情，全数挥洒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里。害我还得正襟危坐，极力表现出求知若渴的模样，同时又全力抵抗着听天书听出的阵阵困意。

天人交战间，我的小本子被缓缓推至面前，一幅漫画赫然出现眼底。漫画里，一囧货正扛着辆没底儿的汽车满地乱窜。大汗淋漓配上神采飞扬、自以为聪明的样子，那是活灵活现，要多二有多二。

想必此杰作出自晏弋之手，犹豫很久，我终是忍住了赞扬他是当代神笔马良的冲动。因为从衣着打扮到夸张的长相，画上的囧货分明就是我嘛！

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憋屈的我偷瞪身旁的晏弋。他坐姿端正，聚精会神，俨然一副认真听课的好学生做派，比我装得有诚意多了。

仔细瞧瞧，晏弋眉毛没有顾迅浓，眼睛不如顾迅大，鼻梁上还有个小脓包，嘴唇也比顾迅薄，可组合在一起，却和顾迅不相上下，甚至端详久了，比顾迅更耐看。可能是因为顾迅如王子，神坛之中高高在上，不忍直视。而随时笑容可掬的晏弋多了一分亲切感，一分不知道打哪里来的熟悉感吧。

带着疑惑，我在本子里写下“我们以前认识吗？”，推给晏弋。他低头大略扫过一眼，不动声色地将本子压在课本下面，继续做他的好学生。

不清不楚，不明不白，这不是吊我胃口吗。越迷离越好奇，我翻遍脑子里储存的记忆，也没找到能让晏弋对号入座的片段。

百思不得其解，好不容易熬到课间休息，他收起课本，特意将我的小本子



握在手里，对我说：“走，不上了。我请你喝饮料。”

这，这样好吗，还有一节课呢？再说要让你破费，我怪不好意思的。

然而，接下来我发现，他的“请我喝饮料”，只不过是花三块钱在自动售货机里给我买了瓶鲜橙多，找个没课的教室坐着喝而已。再想想，他这样打发莫名其妙求爱者的方法已经很客气了，我感动得一口气喝掉半瓶。

喝个水饱，话入正题。简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先直截了当地用笔告诉晏弋，我有社交障碍。他长长地哦了一声，貌似了然，将我笔下饱含我小半生血泪史的“社交障碍”四个字，看了又看，问：“所以，你从来没有跟男性说过话？”

我摇摇头，写下“同龄人不行，爸爸级别的除外”。

“先天的，还是后天的？”他又问。

唉，讲起来，这又是一段如诉如泣、泪眼涟涟的伤心往事。

遥想当年，我冉夏凉在幼儿园里也是位男女通杀、威武雄壮的小小女汉子。我在女生圈里混得开，男生群里玩得转，是交际能手、社交达人。在一次和小伙伴的嬉戏追逐中，却不幸抬脚误伤某位小男生的“小弟弟”。我清晰记得那一脚明明不重，孰料小男生却因此住院三个月，痊愈后又立刻转到别的幼儿园。一场意外，我成了人们口中不折不扣的坏小孩，过早地开始承受各方而来的舆论压力。

自那以后，我变得惧怕男生这种容易受伤的脆弱生物。直至今日，我哪怕知道他们与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，却仍对童年阴影挥之不去，被套牢其中。

笔到此处，我满怀惆怅，不禁哀怨地瞄了瞄晏弋。

“物”是人非，触景生情啊！

“你看什么？”

晏弋双腿偏过一边，举起笔敲我脑袋，言语似乎带些尴尬。我揉着吃痛的额头，无辜地眨眨眼，我冉夏凉的哀愁无人能懂，唯有写下：“我一定要克服社交障碍，我想主动追求一个男生，应该会是个好方法。”

他好像并不满意我的解释，想写什么又放下笔，冷淡地问：“为什么想追求我？你喜欢我吗？”

当然不喜欢，因为你是不可能的任务，挑战过你这个制高点，我会对追求顾迅信心倍增的！想是这么想，我写出来又是另一番恭维而又客观的说辞。

“直觉告诉我，你人不错，应该会愿意帮助我。再说，即便我追求，你也肯定不会喜欢上我。”这样，我完成治疗潇洒而去，自然也不会有负罪感。

他唇缝里带出声轻哼，抽去笔，飞快写下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喜欢你？”

我一愣，原因显而易见啊：“苏童那样的美女都入不了你的法眼，你还能看上我？”

他低喃句“这样啊”，又写道：“你又怎么知道我不喜欢苏童？”

这回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了！难不成你追求者众多却单身至今，不是因为你眼界高，而是因为你有选择困难症，对象太多，挑不出来？

也可能是我的要求太强人所难，我放弃，合上小本子。他一把将本子按在掌心下，突然又语调轻松：“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……”

心头一喜，眉头又一紧，他撂下的半句话让我感觉很不妙。果然，晏弋在我的忐忑不安中，幽幽接着道：“你开口对我说句话，我就答应你。”

我说过呀，几天前那句“板砖谁扔的”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可是铭记在心，没齿难忘。

“你想追我，现在连句话也不敢说，怎么追？”

晏弋眼角眉梢挑起略显不屑的笑，双手环胸靠坐回椅背，嘴里是追问，面庞之上却写满怀疑。

请不要激我！

轻拍前方某位自习女生，我彬彬有礼地问：“同学，请问这教室待会儿有课吗？”

女生回头给了我半秒的不悦，转瞬间掉头对着晏弋款款柔情到无边：“没有。”

趁她顾盼流连晏弋的工夫，我面不改色地飞快转述道：“她说这教室待会儿没课。”

哈哈哈，我虽心有顽疾，可智商正常啊！何况，我仅仅是单独交流有困难。

晏弋可能没料到我会投机取巧，微愣片刻，笑容就变味了，绝对是那种想



夸我又无从下口的纠结笑容。

免了免了，咱们还是谈回正经事，我提笔疾书：“你不是要反悔吧？”

他没明说，起身要走，仅留给我一句话：“你后天下午三点没事的话，来看我比赛吧。”

咦，有戏。